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綠野仙蹤  
第十六回 別難友鳳嶺逢木女 斬妖電川江救客商

詞曰：閒步暫棲丹鳳嶺，看諸怪相爭；一婦成功請同行，也敘道中情。孽龍吹浪吹濤聲，見舟槎漂零；立拘神將把江清，一劍慶昇平。

——右調《武陵春》

話說於冰用遁法出了成安，到金不換家中叩門。不換見於冰回來，大喜道：「先生真是信人！」城璧也接將出來，讓於冰到東正房坐下。城璧道：「大哥探望家鄉，老嫂並姪子想皆納福？」於冰道：「他們倒都安好，家計亦甚充裕，只可惜我一老人家未得一見。」城璧道：「可是大哥先日說的陸芳去世了麼？」於冰道：「正是！」城璧亦甚是歎息。於冰道：「賢弟從今六月出門，恐二姪子見你久不回大有不便。我今在家中，已替你詳寫家信，言明你弟兄二人事由，已差鬼役送去，明早必有回音。」城璧道：「弟已出家，何暇顧及妻子？隨他們去罷了！」於冰道：「似你這樣說，我昨日回家，真是大壞清規了！吾輩有妻子，貴不羈心於妻子；若明知禍患不測，而必使妻子故投死地，不惟於己不可，即待人亦有所不忍。」不換道：「這封書真是要緊之至，但不知先生怎麼使差鬼送去？」於冰道：「明早便知。」說罷，三人敘談至二鼓方歇。至四鼓時分，鬼役超塵暗稟道：「小鬼奉法旨，領移形換影符一道，假變人形，已將書字寄交范村連城璧家，討有回信在此。」將符與書信交訖。於冰收超塵於葫蘆內。次早，遞與城璧拆開，三人同看，城璧見果是他兒子親筆，上面有許多悽慘語叮嚀囑咐他，姪兒也再三勸城璧偷行回家探望等語。城璧長歎了一聲，把一個金不換心服得瞠目咋舌，竟不知於冰是何等人。於冰道：「二姪既知始末，從此自可保全，我此刻即與賢弟別去，三年後來看你。」又向不換深深一揖，道：「令表兄請凡仰望照拂，弟異日自必報德。」城璧大驚道：「大哥今往何處去？」於冰道：「人間煙火，我焉能日夜消受？」說著從懷內取出白銀二百兩，向不換道：「老兄家亦寒素，安可久養長客，此銀權作令表兄三年飲饌之費，不收便非好朋友，我就此刻謝別。」不換再三苦留，城璧倒一言不發，惟有神色沮喪而已。於冰見城璧光景，心上甚難為情，於是拉他到下房內說道：「賢弟不必惜別，我此去不過二三年，即來看你。日前曾說明你通是血肉之軀，難以同行；我此時即傳你吸氣導引之法，果能朝夕奉行，自有妙驗。」隨將出納收放始末說與，只未傳與口訣，緣心上有一點還信他不過也。城璧一一謹記。於冰出來，向不換拱手道：「千萬拜托，弟去了。」不換知不可留，同城璧送數里之外方回。

於冰心裡說道：「聞四川峨眉山勝景極多，我魂夢中都是羨慕，今日偷空去一遊，就從那邊採訪人間疾苦，做個積功德的起手，有何不可！」旋即駕雲光奔馳，已到峨眉山上，隨處賞玩。見山嵐疊翠，花木珍奇，兩峰突起對峙，綿亙三百餘里，宛著峨眉；蒼老之中，另具一種隱秀，較上西湖嬌豔，大不相同。一日，遊走到丹鳳嶺上，見對面一山，嵯峨萬丈，勢可齊天。嶺上有石堂一座，內貯石牀、石椅、丹爐、藥鼎之類。於冰看天色已交酉時初刻，口中說道：「今晚就在此過夜罷。」方才向石牀上一坐，只見對面山上夾縫內，陡然走出兩個大漢，各身長一丈五六尺，披髮跣足，身穿青衣。兩個大漢俱朝西眺望，猛聽得一聲，說道：「至矣！至矣！」其聲音闊大，彷彿巨雷。說罷，兩個大漢俱入山夾縫內。少刻，那兩個大漢又出來，各手執弓箭，大亦絕倫。一大漢道：「看我先中其腹！」說著，將弓拉滿，向西一箭射去，於冰急忙看那箭到處，只見正西山頭有一婦人緩步走來，此箭直中其胸。那婦人將箭拔去，丟在地下，復向東走來。一大漢道：「此非你我能制服，須報知將軍！」只見那兩個大漢，又入山夾縫內。須臾，夾縫內出來五六個大漢，皆身高一丈六七尺者，齊聲向山夾縫內躬身喊道：「諸將軍出宮禦敵！」只見那夾縫內出來一絕大漢子，即眾大漢所謂將軍者：身高二丈六七尺，赤發朱衣，兩眼比盤子還大，閃閃有光；面若口噴血，剛牙鋸齒，亦手執弓箭，面向西望。只見那婦人漸次相近。於冰存心細看，見那婦人翠裙鴛袖，錦衣珠環，容貌極其秀美，乃婦人中之絕色也。從山西款段而至。那將軍回顧眾大漢道：「看我中其喉！」眾大漢齊聲道：「共仰將軍神箭！」只見那將軍拽滿大弓，將箭放去，口中說聲：「著！」只見那枝箭響一聲，正中在婦人咽喉上，一半在項前，一半透出項後。那婦人若不知者，輕輕將箭抽去，擲於地下，又緩緩走來。那將軍環顧眾大漢道：「此非軍師先生，不能降服此婦，汝等可快請軍師先生來！」俄頃，軍師先生亦從夾縫內走出。於冰見那軍師先生，長有六尺，粗也有六尺，頭大如輪，目大如盆，口大如鍋，面如黑漆，身綠如荷，乍見與一大球相似。只見那軍師先生手拿寶劍，口中唸唸有詞，用劍向地下一指，山溪大小石塊都亂跳起來；又用劍向天上一指，那些大小石塊隨劍俱起在空中；復用劍向那婦人一指，那些大小石塊兩點般向婦人打下。只見那婦人口內吐出寸許大一小瓢，其色比黃金還豔；用手將小瓢一晃，那些大小石塊響一聲，俱裝在瓢內，形影全無。那婦人又將瓢向軍師先生並眾大漢一擲，響一聲，將眾大漢同軍師先生並將軍俱裝入瓢內，飛起半天；那婦人又用手將瓢連指幾指，那瓢在半空連轉幾轉；那婦人將手向下一翻，那瓢在半空也隨手一翻，從瓢內先倒出無數大小石塊，勢若山崩；隨後又倒出許多青黑水來，如瀑布懸空一般，飛流直下，平地上堆起波濤。那婦人將手一招，那瓢兒仍鑽入婦人口中。那婦人旋即袅袅婷婷，仍向西山行去。於冰在石堂內看了半晌，竟看呆了。心中說道：「此必都是些妖怪，敢於青天白晝如此兼並。莫管他，且送他一雷火珠！」想罷，走出石堂，用右手將珠擲去，煙火到處，響一聲，打得那婦人黃光遍地，毫無損傷。於冰急將珠收回。那婦人掉轉身軀，見於冰站在對面石堂外面，復用俊眼將於冰上下一看，笑說道：「我有何得罪先生處，先生卻如此處置我？」於冰見雷火珠無功，大為驚訝，高聲說道：「我乃火龍真人弟子，冷於冰是也！替天斬除妖孽多年。你係何等精怪，乃敢橫行，不畏天地？」那婦人又將於冰細看道：「你面竟有些道氣，正而不邪。敝寓離此不遠，請先生同去一敘何如？」於冰大笑道：「我若不敢到你巢穴裡去，我也算不得火龍真人弟子了。」說罷，將身軀從嶺上一躍，已到婦人面前。那婦人讓於冰先行，於冰道：「你只管前走，我不避你。」那婦人微笑道：「我得罪先生，導引了。」說罷，分花拂柳，嫋娜而行，於冰跟在後面。過了兩個山頭，盤繞至山底，見一絕大桂樹，高可齊天，粗逕畝餘。那婦人走至樹前，用手一推，其樹自開，現出門戶屋宇，執手讓於冰先行，於冰遲疑不敢入去。那婦人道：「我非禍人者，先生請放心。」於冰道：「你先入去，我隨後即至。」那婦人又笑了笑，先入樹內。於冰此時進退兩難，又怕被妖怪恥笑膽怯，於是口誦護身神咒，手握雷珠，跟了人去。覺得一陣異香撲鼻，清人肺腑；放眼一看，另是一個天地。但見：

門樓一座，屋宇兩層；琉璃瓦射天光，水晶簾垂戶外。綠衣侍女調鸚鵡於西廊，粉面歌童馴元鶴於東壁。篆煙裊裊，爐噴冰麝奇香，佳卉紛紛，盆種芝蘭瑞草。丹楹繡柱，分懸照乘之珠；畫閣錦堂，中供連城之璧。孔雀屏堆雲母，麒麟座砌赤英。室貯楠榴，絞綉帳披拂牀第；幾陳寶壺，珊瑚樹輝映庭除。玉珂金鉉，可是花房器物；瓊台貝闕，居然樹內人家。於冰到樹內，見朱門繡戶，畫棟雕樑；陳設物件，晶瑩耀目，多非人世所有。心裡說道：「天下安有樹內有此宅舍？必是妖怪幻捏而成。那婦人見於冰入來，又執東家之禮，讓於冰先行；於冰到此也避忌下來，大踏步走入廳內。那婦人向於冰輕輕一拂，又與於冰分賓主坐下。許多侍女有獻松英露者，獻玫瑰露者，獻紫芝露、芭蕉露者，於冰總不吃。婦人道：「先生修道幾時矣？」於冰道：「你端的是何妖怪，可向我實說！」婦人笑道：「我非妖怪，乃木仙也。自盤古開闢以來至今，歷無算甲子，適先生所見大桂樹，即吾原形。」於冰道：「方才對敵眾大漢並將軍和軍師先生，皆何物？」婦人道：「此輩亦梗楠、杞梓、松柏、揪檜之屬，均係經歷六七千年者。奈伊等不務清修，惟恃智力；在此逢人必啖，遇物必殺，上干天地之和，下激神鬼之怒，今日截除吾手，實氣數使然。」於冰聽其語言正大，將頭點了幾點。又問道：「他們既如此作惡，為何不早行斬除，必至今日？」婦人道：「去歲那極大漢子自號將軍者，不揣分量，曾遣媒的求婚於我；我將媒灼嚴行重處，斷臂逐去。昨午花蕊夫人約請明霞殿，看鶴蛇銜珠戲；此輩訪知我不在，碎我花英，折我枝條，屋宇幾為之覆；此刻相持，亦以直報怨耳！」於冰道：「仙卿口中吐一小黃瓢，極能變化，此係何物？」婦人道：「此桂實也！吾實有數百年一結者，要皆桂之精華，桂之血脈也。吾於天皇時，即擇一最大而久者，煉之四千餘年，始成至寶，其形似瓢，其實則圓，隨意指使，大可盛山嶽、江湖，小可破蟻蟲、微物也！」於冰道：「眾大漢等入此瓢，皆成青黑水，這

是問說？」婦人道：「青黑水乃形質俱化樹木之汁液耳！」於冰道：「仙卿之瓢，亦能化人否？」婦人笑道：「人與物一體，既可以化物，即可以化人。」於冰笑道：「信如斯言。則凡入卿瓢者，一概無生矣！」婦人道：「瓢與吾乃同根共枝而出，瓢即是我，我即是瓢；人物之人吾瓢者，生死隨吾所欲，何至於一概無生也！」於冰點首至再，曰：「可謂至寶矣！」又道：「仙卿既能作此屋宇，又能有如此道術，何不光明磊落，做一鬚眉丈夫；而必朱唇皓齒，冶其容，小其足，獻媚態嬌姿於日月照臨之下，這是何說？」婦人大笑曰：「吾輩得陽氣生者則男，得陰氣生者則女；萬物各有陰陽，草木寧無雄雌？信如先生言，則男男女女皆可隨我所欲，而造化竟由我操矣！」於冰笑，婦人亦笑。於冰曰：「仙卿修煉，亦調和鉛汞否？」婦人道：「其理則同，其運則不同。先生以呼吸導引為第一，餐霞吸露次之；我輩以承受日精月華為第一，雨露滋潤次之。至言呼吸導引，不過順天地氣運，自為轉移可也。大概年愈久則道益深，所行正直無私，即可與天地同壽。於冰又笑說道：「如仙卿這樣說，則仙卿肚內竟空空洞洞，一無所有了？」婦人道：「既化人形，外面四體俱備，腹內自五臟六腑皆全，只是強為捏造，係後天非先天也。豈有空洞無物之理？若空洞無物，自應無覺無識，那便是真正木頭，此刻焉能與先生話談也！先生既係火龍真人弟子，定必與桃仙客相識。仙客與吾輩同類，試問仙客肚中亦空空洞洞否？」於冰聽了大笑，婦人亦大笑。於冰起身告辭，婦人道：「日色將落，男女之嫌宜別；房屋雖有，不敢留先生過宿。今日相會，亦係盤古氏至今未有奇緣，我有桂實數枚為先生壽！」令侍兒取出一錦袋來，內貯碟碗大者，茶酒杯大者，棗豆大者不等，無一不黃光燦爛，耀目奪睛；芬馥之氣，味邁天香，嗅之頓覺心神清越。婦人取茶杯大者一，棗大者□，說道：「此茶杯大者三千年，服之可延壽三百載；棗大者皆百餘年物，服之可延壽一紀。」於冰作揖領謝。又問道：「仙卿從開陣時修持至今，所行又光明正大，理會膺上帝敕詔，位列金仙；今猶奇跡林泉，何也？」婦人道：「吾於天皇氏時，即奉詔為桂尊夫人；因性耽清靜，授職後便須隨班朝晉，緣此叩辭。至帝堯時，又奉詔封清華夫人，敕命佐花蕊夫人，總理九州四海花卉榮枯事。於此缺極繁，更非所願，仍復固辭，只今算一草莽之臣可也。」於冰連連作揖，道：「今日冒瀆夫人之至！」婦人帶笑還了兩拂，送於冰至樹外，說道：「山海之內多藏異人，嗣後先生宜珍重厥躬，毋輕以隋珠彈雀。」於冰拱手謝道：「良言自必書紳。」夫人又道：「暇時過我一談，於先生未嘗無益。」於冰唯唯。剛走得一步，那樹已無門矣。後來，於冰授職金仙後，倒與此桂成道中契友，互相往來，此是後話。

次早，復去遊覽，數日後，方駕雲出山。離地才起了三百餘丈高下，見川江內銀濤遍地，雪浪連天，一陣怪風，刮得甚是利害。但見：

不是風伯肆虐，非關巽二施威。竹浪橫飛，寧僅穿簾入戶；松濤亂卷，慢言滅燭鳴窗。初瀝瀝以蕭颯，忽奔騰而砰湃。五峰瀑布，何因瀉至江乾；三峽雷霆，直似湧來地底。大舟小艦，翻翻覆覆，真如落水之雞；少女老男，擾擾紛紛，無異熬湯之蟹。

於冰見風勢怪異，低頭下視，見川江內大小船隻，沉者沉，浮者浮，男女呼天叫地，個個隨波逐流，心上甚為惻然，急向巽地上一指，喝聲：「住！」少刻，風息浪靜。見梢工、水手，各整舟楫；其中有翻了船，救上岸的，又皆呼天叫地，勢類瘋狂。於冰復手掐劍訣，飛符一道；須臾，大小江神拱立雲中，聽候使令。於冰問道：「今日大風陡起，川江內壞無限船隻，傷殘許多民命，爾諸神可是奉上帝敕旨，收羅在劫之人麼？」眾神道：「這段江名為孽龍窟，最深最險。江底有一老鼉，已數百載，屢次吹風鼓浪，壞往來船隻，實係此物作祟，小神等並未奉有敕旨。」於冰大怒道：「爾等既職司江界，理合誅怪安民，體上帝好生之心，何得坐視妖鼉肆虐，任他歲歲殺人？爾等職守何在？」眾神道：「妖鼉身軀大經畝許，力大無窮，且通妖術，小神等實沒法遣除。」於冰越發恨怒道：「此等屍位曠職的話，虧你們也說得出！既無力遣除，何不奏聞上帝，召天將誅之？」諸神皆鞠躬認罪，無可再辯。於冰將木劍取出，上面書符兩道，付與江神道：「可速持吾劍投入鼉穴，自有妙應。」江神等領劍入水，見老鼉還在那裡食落江男女。又有那些不知死活的魚蝦，也來趕吃人肉，統被老鼉張開城門般大口，一總吞去。正在快活時，江神等將木劍遠遠的丟去，那劍出手有光，一道寒輝，掣電般直撲老鼉項下。只見那老鼉從口中吐一股青氣，將木劍衝回有百餘步遠近，在水中旋轉不已。只待青氣散盡，那木劍又照前飛去，仍被青氣衝回，如此五六次。眾江神見不能成功，將木劍收回，齊到半空中細說妖鼉利害。於冰道：「此必用前後夾攻之法方可。」隨將雷火珠交付江神，吩咐如此如此。眾江神領命，握珠者立在老鼉尾後，持劍者仍在前面。將劍丟去，老鼉復吐青氣，不防尾後響一聲，雷火珠早到，打在老鼉尾骨上；老鼉雖覺疼痛，卻還不甚介意。江神將珠收回，復向老鼉擲去，大響了一聲，這一珠才將蓋子打破，疼得老鼉聲吼如雷，急忙將身軀掉轉，張著巨口向眾江神吐毒。眾江神收珠倒退，卻好木劍從老鼉背後飛來，直穿過老鼉脖項，血勢噴濺，波浪開而複合者幾次。而老鼉躑躅跳躍，無異山倒峽崩，江面上船隻，又被水晃翻了許多。於是登開四足，向江底蘆草多處亂鑽。只見那劍真是仙家靈物，一直趕去，從水中倒起，轉一轉，橫砍下來，將脖項刺斷一半。老鼉倒於江底，那劍猶往來擊刺，好半晌鼉頭始行墜落。於冰在雲中等候多時，方見眾江神手捧珠劍，欣喜復命，細說誅殺妖鼉原委，又各稱頌功德。正言間，忽聽得江聲大震，水泛紅波，見一鼉頭大有丈許，被眾神手推湧上江岸，看的人蜂湧蟻聚，都亂嚷：「上帝降罰，殺此亙古未有的怪物！從此永慶安瀾，商旅可免覆舟之患矣！」於冰戒諭江神，著不時巡查，以除民害。眾神遵命去了，於冰方催雲行去，隨地濟困扶危。

正是：

丹鳳嶺前逢木怪，川江水底斬妖鼉；代天宣化神仙事，永慶昇平旅行安。